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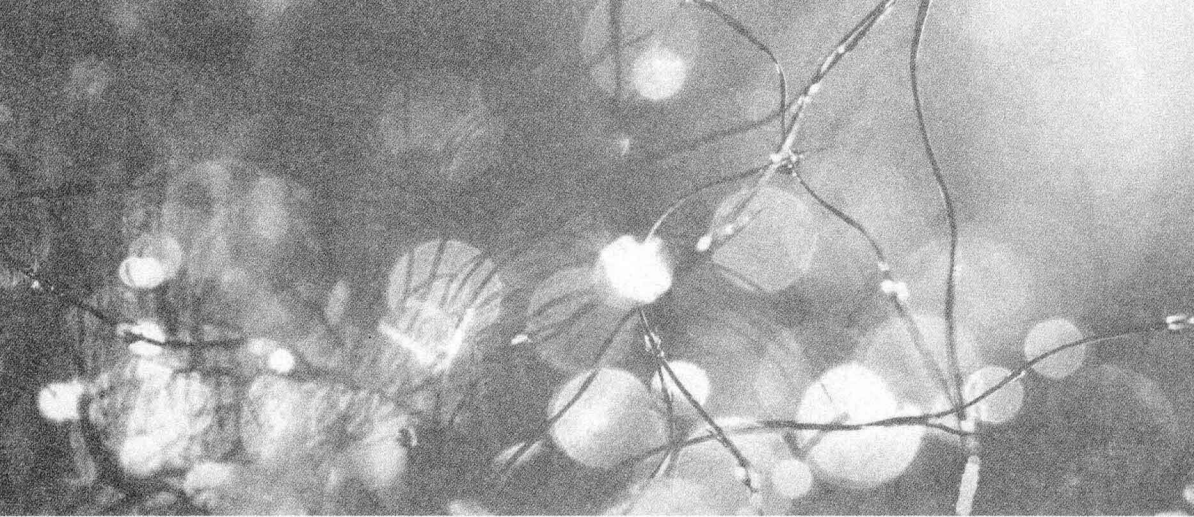
宋羽◎著

对影·惊鸿

当温情冷却，当时光僵硬，
当浮生梦醒，当往事惘然，
早已忘却，你装饰了太多人的容颜。
而今环佩琳琅，独剩暮色如烟。
黯然是岑寂的光阴，
依旧鲜活的是那些饰物背后动人心魄的传奇……



中国社会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宋羽◎著

对影·惊鸿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对影·惊鸿/宋羽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 - 7 - 5087 - 4484 - 1

I. ①对… II. ①宋…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1023 号

书 名: 对影·惊鸿

著 者: 宋 羽

责任编辑: 薛丽仙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话: 编辑部:(010)66082098

邮购部:(010)66081078

销售部:(010)66080300 (010)66085300 传真:(010)66051713

(010)66083600 (010)66080880 (010)66080880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170mm × 240mm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3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2.00 元

自序·迢迢流光剪剪风

晚唐词人温庭筠擅写女子的闺中生活，浓艳细腻，绵密隐约，而那些或锦绣或黯淡，或凛冽或温婉的闺中饰物，则成了他笔下永不褪色的情感意象。在一首《菩萨蛮》中，他不厌其烦地叙述着那份烦琐的庄重——

“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

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

仿佛一场华丽的舞会即将上演，所有的铺陈只为那流光溢彩的瞬间。

登台与谢幕，尽享生命的繁盛与妖娆。

然而，美丽终究短暂，绽放之际与枯萎之时往往只隔着一个转身的距离，花团锦簇过后，是寂灭，是虚无，是黯然神伤。世人的眼睛总是挑剔的，人们不断寻找最鲜艳的色彩，把掌声和欢笑送给不断盛开的新的花朵。饰如烟花，惊鸿一瞥之后，会有谁去关注一朵烟花陨落后的样子呢？

一朵饰物，义无反顾地，忍受着凋零孤寂的漫长岁月，在幽暗的锦盒中半梦半醒着，只为换取某个瞬间的万众瞩目，只为那一张张惊愕的脸庞，那一双双景仰的目光——这，就是饰物的生命的谶语么？此情此景，让人不由分说就想起了灰姑娘的故事，想起了午夜的钟声敲响时一切华丽与美艳的烟消云散，灯火阑珊时，只留下一只水晶鞋，形单影只，让茫然若失的我们徘徊在真实与虚幻的旋律的边缘。

一缕玲珑剔透的芬芳，握在手中，怅惘——久久，不能释怀。

沈从文说：“美，有时不免叫人伤心。”

你读《诗经》：“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热烈又奔放，带着铺天盖地的决绝，是害怕年华易老，还是害怕绽放过后的凋零？

再精美的饰物亦难抵御时光的侵蚀，犹如美人。时光的魔法棒在不知不觉间蹉跎了世间万物，变幻莫测的光影中，有的生命不再鲜艳，有的故事依然在闪烁。行云在天，流水依旧。毕竟是“流光容易把人抛”吧，曾经花一样的年华，终究在这一朝一夕的辗转之间浸染了岁月的印迹，层层叠加处，发出幽微的光亮的涡轮，如一面铜镜反射着过去的面容。

于是，越是苍老的饰物却越发彰显出别样的魅力。

饰物，往往携带着内在的隐喻，它们散发着神灵赐予凡间的最具灵性的气息，以具象的形式诠释着抽象的意义。那些精致的纹样将古老的咒语隐藏，藏匿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它在沉睡，只有在有缘人的目光触及它时，悄然苏醒。

在汉朝以前，首饰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从宝石翠玉、项链簪钗，到胭脂鞋帽、铜镜珠奁，这些每天陪伴着人们生活的物件都在不知不觉中扮演着特有的角色，也多少浸淫着几分人类的性情。悲喜冷暖，只有那双日日抚摩过它们的手才真正知晓了。

西汉才女班婕妤就曾以团扇自比——“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绝”。汉成帝另觅新欢，得宠与失宠仅一步之遥，一曲《怨歌行》让这团扇从此染了些许哀怨的气息。夏日亲之、宠之，秋日收之、弃之，团扇周身总透着一股冷峻的意味，即使绘上了浓墨重彩，也是冷艳而不易亲近的。再读“轻罗小扇扑流萤”，怎一个凉字了得——将寒未寒时，看银烛秋光、花屏流萤、月冷星稀，一柄团扇摇来几丝冷风，怕真是凉彻心扉了吧。

至于胭脂，则是另一番风韵。桃花一样的胭脂色，定是能吸引过客的目光，惹人心动的。说它艳，和红杏比起来就素了，说它淡，和茉莉相比又娇媚了许多；这样的颜色，铺展开来，显得热烈而奔放，假如只那么三五点，则又有几分孤芳自赏的矜持之意。

每一样物件，都有自己的性情。人们总愿意把美好的希冀寄托在它们身上，于是，技艺精湛的工匠们用吉祥的符号体系构筑起了饰物的宗教殿堂。

借助语言的魅力，蝙蝠化身为“福”的瑞兽，花瓶彰显出“平安”的质地，鹤鹑将“安”的祝愿贴近人们的肌肤，猫儿扑蝶则为“耄耋”之年种下了长寿之树。

饰物，让人类的精神生活不再虚无缥缈，它借助这些在民间文化里流淌了千百年的语言与最寻常的百姓生活连接在一起，抚慰着或纷乱或贫瘠的心灵，也为茫然不知脚步该迈向何方的人生隐约铺就了一条亦真亦幻的路。

这不是宗教，却比宗教更能影响生命的轨迹。

似乎，如今的人们总是在迫不及待地追逐着那些悠远的美丽，也许并非只是欣赏那美丽，更多时候，攫取人们目光的是美丽所承载的价值。价值——浮华的世界，浮躁的心灵，又怎能真正把握得住美以及爱呢？没有人愿意探究精神的花朵在何处散落，也不会有人愿意踏上那条崎岖又漫长的追寻的路——因为，那个至美至真的世界已经那么邈远，邈远得仿佛一个隔世的传说。

但是我相信那份美丽属于上苍的赐予，它还在那里，还在那个我们曾经路过的地方。只和我隔着一扇门，隔着一路，隔着一座山，隔着一泓水，隔着一个季节，隔着一片云也似的流年。没有承袭，没有许诺，似乎远在天边，却又近在咫尺。

温润的手指拨弄着月光的琴弦，召唤着即将到来的晨曦，以素洁而温热的呓语呢喃着隔世的相思，让千尺柔情缱绻于这烟水迷离的幻境。

迢迢流光，翩跹于昨夜的梦境，只为惊鸿一瞥。

剪剪西风，微凉于今宵的月下，看谁对影成双？

宋羽

2012年12月20日于南京

【目录】

玉璧记·石坊	093
胭脂记·画皮	087
玫瑰记·红莓	071
丝竹记·如戏	059
银簪记·福临	049
翠镯记·凤音	027
沉香记·伽楠	017
翡翠记·柳叶	001



【翡翠记·柳叶】

两年前的初冬，郭晓宇拖着沉沉的行李箱，背着鼓鼓囊囊的旅行袋只身一人来到了这个陌生的城市。他置身于街头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异乡人，从此，郭晓宇这样定义自己。

怀揣一张工商银行的磁卡，辗转于各色房屋中介。他知道，薄薄的钱包是支付不起120元一天的快捷酒店许多天的。两天后，在胖胖的中介老板娘的带领下，他拖着笨重的行李和疲惫的身体走进了一幢老旧的居民楼内。

月租金800元，半年租约。

郭晓宇将不算薄的一沓钞票递给了房东，再将几张钞票给了老板娘作为中介费，顿时觉得磁卡轻得掂不出分量了。

房东是个30来岁的年轻男人，长着一双精明的眼睛，每次收租金的时候都带着手电筒、草稿本、铅笔和计算器，仔细计算用掉的水电，然后精确地分摊到每一户房客头上。

房东唾沫横飞地夸赞着他的房子，告诉郭晓宇租了他的房子是多么划算。郭晓宇没有回应，只是面无表情地打量着这个简陋的容身之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旧宿舍楼，摇摇欲坠的样子，没有装修，石膏墙，水泥地面。三个房间，分别租给了三拨不同的人——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谋生手段，但同样的都是异乡人。暂时属于郭晓宇的是一间朝南的卧室，房门正对着公用洗手间，旁边是一间乱糟糟的厨房。

收拾行李的时候，郭晓宇的房门是开着的，租住在隔壁房间的一对中

年夫妇正好出门，跟他打了个招呼，问：“你一个人住啊？”

郭晓宇点头：“是。”

中年夫妇小声嘀咕着，隐约说郭晓宇一个人住这么大的房间太浪费钱了。

后来郭晓宇慢慢知道，这对夫妇在小区里摆了一个饺面摊，挣来的钱大部分都寄回了农村老家，给小儿子念初中。不过，他从来没有去他们的摊子买过点心。

常常在逼近深夜的时候，听见这对夫妇做爱的声响。女人肆无忌惮地享受着男人带给她的快感，粗野的叫喊声伴随着木床的摇晃此起彼伏，忘情地挥霍着人类最原始的欲望。简陋的墙体起不到任何隔音效果，反而将单调的节奏演绎得愈发暧昧，荷尔蒙的分子在夜的深处张扬出冶艳之姿。

不久后的某个晚上，郭晓宇听到了走道上的争吵声，是北边小房间的姑娘和那对中年夫妇争吵，原因是夫妻俩把热水器里的热水洗了个精光，而那热水是姑娘烧的。姑娘冷笑着用方言骂出一句恶狠狠的话，摔了房门回去了。一瞬间，他看到了那张漂亮的脸蛋上忽闪着邪恶的神情。他听不懂她的方言，但能揣摩得到，她骂出的话定是带着诅咒的。

对于这样的生活环境，郭晓宇总带着几分戒备，他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局外人，一个与其他房客没有生活交集的局外人。

其实郭晓宇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防着别人什么，他和他们一样，都是一贫如洗的外乡人，在这个繁华的城市寻找一个立足之地。他钱包里的现金从来不超过三百元，至于他的银行卡，最多的时候也不过只有一万元存款而已。

郭晓宇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块翡翠叶子，是母亲家祖传的。去外地读大学的前一天，母亲把这枚珍藏了十几年的翡翠挂在了他的脖子上，说这玉有灵气，养人，能给人带来好运，一个人在外面有这块玉保护着，她就放心了。

七年来，他一直戴着这片翡翠叶子，可是新公司的经理不允许员工佩

戴饰品，郭晓宇只好把叶子从脖子上摘了下来，系在了腰间。

晚上睡觉前，他会仔细看着这片翡翠。这是一块通体阳绿的玉石，只有指甲盖大小，瘦长的形状，被恰到好处地雕成了一片柳叶。浓郁的绿意宛若泼墨山水，绿叶上雕刻着蝉与如意，寓意事业有成、一鸣如意。

他从未觉得自己碰到过什么好运气，但是他一直珍藏着这块翡翠。

郭晓宇最初并不知道这块翡翠的价值，大学刚毕业时，有一次陪新结识的女友逛街，路过一家玉器店时，女友要进去看看，郭晓宇也就一起去了。一位头发花白的玉器鉴定师一眼就看到了郭晓宇脖子上的翡翠，他请郭晓宇解下来给他看看。老鉴定师捧着翡翠，赞不绝口，郭晓宇开玩笑地问他值多少钱，老鉴定师估了一个价，女友惊讶地说：“哇，那可以买六个LV的包包了！”

从此，女友便隔三岔五劝他卖掉翡翠，郭晓宇说，他绝不会卖。

女友甩下一句话：“原来我在你眼里，还抵不上一块石头。”然后就离开了。

你让我失恋了。郭晓宇看看手中的翡翠，苦笑着说。

二

郭晓宇从未想过，这块翡翠会有离开他的一天。

有几次，郭晓宇去厨房洗电饭锅，住在北屋的姑娘问他为什么从来不用厨房的燃气灶，他才发觉她并非上次见到的那么恶毒，反而很是客气。也许，对于和自己毫不相干的人，多少会刻意保持一点无关痛痒的友好吧。郭晓宇想。

姑娘跟他抱怨朝北的房间狭小、阴冷、设施简陋，没有有线电视，没有空调，当她得知郭晓宇的租金是她的双倍时，她不再抱怨了，只叹了一口气。这是一个物质堆砌的世界，一切都可以用数字来量化。写字台、折叠椅、衣橱、床头柜、空调、机顶盒，这些东西对于以出卖脑细胞为生的

郭晓宇来说，具有显著的道具意义。他需要用写字台放置笔记本电脑，处理文件；需要用床头柜上的台灯读书或者看报纸；要用能收看到五十多个频道的机顶盒来看电视节目；需要空调在隆冬时节释放暖气……

郭晓宇用积攒下的钞票与精明的房东讨价还价，换取最基本的生活设施。

在郭晓宇看来，这些设施对于那个姑娘来说，或许并非必需，而是一种奢侈。她所需要的，仅一张床就够了。他偶尔会发现她坐在床边，对着门梳妆打扮，床上会变魔术一样躺着不同面孔的男人，暗蓝色的烟雾在狭小的空间内弥漫，遮掩着一种不清洁的味道。

每天，郭晓宇穿戴整齐地出门上班，他的提包和皮鞋上是不会染上灰尘的；他不用公共的燃气灶做饭，只用自己的电饭锅，甚至，除非万不得已，宁可去小区的公共厕所也不用近在咫尺的洗手间——那里到处是混浊的液体和弥漫着劣质烟草味道的空气。

其实，每个人都没有什么不同，为了谋取生存，人们都在表演。中年夫妇放肆地做爱，年轻姑娘床上频繁变换的男人，与郭晓宇每天清晨修饰整齐去上班一样，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表达着对这个城市同样的情绪。

半年后，郭晓宇逃离了这个混沌不清的居所。是的，逃离，用这个词形容再贴切不过了。

新租的住处是市中心的一套单身公寓，一室一厅，简单装修，有厨房、卫生间和封闭阳台，有需要的全部家电。当然，这里的租金，是先前的双倍。

不必再为洗手间和厨房的肮脏而无奈，不必再为某些突如其来的声响而烦恼，只要把防盗门关闭，就能拥有五十平方米的私人空间。

不可否认的，你不得不感叹钞票的魔力。

屋子收拾好后，郭晓宇去了一家画廊，买了几幅油画，简单点缀了些单调的白墙。晚上，站在十二层楼的阳台上，清晰地看到商业中心一幢幢近在咫尺的大楼，无数霓虹灯在夜空下闪烁着谄媚的笑容，流光溢彩的变幻中，月亮和星星都隐去了色彩。

他用接近二分之一的收入小心翼翼地购买身体的安放之地，作为一个独自在外的谋生者，这样的居住条件已没有理由再挑剔什么。

周末，郭晓宇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之前住在北屋的那个姑娘打来的，姑娘问他晚上有没有时间，她有一些话想找人倾诉。

郭晓宇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是什么时候告诉过她自己的电话号码，但是出于一种男人的自负，他没有理由拒绝姑娘的要求。

见面的地点就在姑娘狭小的屋内。

那个晚上，两个人都喝了不少酒，之后姑娘就哭了，在他给姑娘擦眼泪的时候，姑娘抱住了他，柔软的女性身体的蠕动让他无法自己。那个瞬间，压抑已久的身体在酒精的作用下忽然释放开来，他将姑娘压在了身下，疯狂地亲吻着。姑娘的长发在狭窄的单人床上舒展成怒放的花瓣，在隔壁夫妻疯狂的叫喊声中，他们也在忘乎所以地喘息着。

郭晓宇不记得自己第二天是在怎样一种情绪中离开姑娘的房间的，他甚至带着几分厌恶地推开了怀抱中还在熟睡的肉体。匆忙地穿戴整齐后，他飞奔出门，以逃跑的姿态为这次短暂的放纵演绎了一个结局。

他昏昏沉沉地睡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晚上才稍微清醒过来。就在他准备出门去附近的小饭馆吃点东西时，他发现腰间的翡翠不见了。

三

郭晓宇发疯似的在家中寻找，几乎翻遍了家里的所有角落，他尽量让自己冷静下来，在一片空白的大脑里搜寻有关翡翠的任何细节。他仔细回忆自己最后一次见到翡翠的时间，是两天前？还是一个星期前？

一切都是徒劳。

连续三天，他都处于恍惚之中，他请了几天假，奔走于这半个月自己去过的地方，希望唤醒潜藏在记忆深处的某个休眠的细胞，告诉他翡翠的去向。

2路、3路、5路、9路……11路、15路、16路、18路……31路、33

路、35路、38路……80路、82路、83路、86路……100路、128路、304路、313路……他乘坐着一辆又一辆公交车，在这个城市的街巷内穿梭。

城市的脉络里，公交车平淡无奇的数字摇身变为了神奇的代码，这些数字看似随机地组合在一起，构成了遍布城市各个角落的神经。每一个数字，代表了一条特定的轨迹，有条不紊地重复着。从起点到终点，有无数种连接形态，但是筋脉只有一条，它以固化的运行方式塑造着不可撼动的权威。城市仿佛一具躯体，这些无形的筋脉隐秘地将各种细胞集聚、输送、分散，维持着躯体的新陈代谢。

于是，生命得以继续。

郭晓宇就是流动在这些不为人知的筋脉里的一个不为人知的细胞。

公交站牌清晰地显示着这条脉络上每一个停顿的关节，从车门关闭的那一刻开始，未来的轨迹已经了熟于胸，在时间的流转与空间的流逝中，所有的猜测和臆想逐步得以验证，仿佛观看一部已经知道了结局的电影。

公共汽车上，集聚着位于城市金字塔基座处的芸芸众生，疲于奔命的人们聚集在这个拥挤而狭小的空间里，因抢到了一个简陋的座椅而心满意足。面面相觑的陌生的表情，暗淡无光的冷漠的眼神，一片片或强壮或柔弱的肺叶在各自的胸腔内卖力地扩张与收缩，将对方口中排出的气体吸入自己体内，完成又一次氧气与二氧化碳的循环利用。

只是，翡翠依然踪迹全无。

这样地毯式地寻找让郭晓宇身心俱疲，直到某个昏黑的夜晚，他忽然从梦中惊醒，他想起了一个细节：在姑娘的房间里，在褪去衣裤的时候，他的手指曾触摸到腰间的一块冰凉的坚硬的固体。

是的，翡翠，遗忘在了姑娘的床上。

郭晓宇彻底失眠了。

第二天下班后，他打了一辆出租车，赶到了姑娘的住处。他在楼下徘徊了许久，他不知道怎样解释这件事的起始和终了。沉默后，他终于走上了那段昏暗的楼梯。

人走房空。

虽然郭晓宇曾经想象过这个结局，但是当那个房东告诉他姑娘已经搬走的消息时，他还是感到了绝望。他看到房东的脸上闪过了一丝狡黠的神色，似乎嗅到了空气中的他与她的不清洁的气味。

没有人能够在偌大的城市里寻找到一个卑微的如幽灵一般的女子。

郭晓宇生了一场病，病好后，整个人消瘦了许多。

翡翠的离开似乎是一场宿命的开始。在郭晓宇看来，自从失去了这块“一鸣如意”的玉石，他的生活就再也没有顺利过。先是上班时的一次严重失误让他丢掉了赖以生存的工作，然后是房东老太太卖掉了房子，催促他搬离，接着是骑着二手电瓶车找工作时轧死了别人的猫，赔了三百元钱——这是他精打细算后可以维持四十天基本生活的费用。

郭晓宇忽然觉得自己一无所有了，他开始变得不信任任何人，哪怕是曾经最知心的朋友。他想过报警，但是他没有任何证明姑娘偷了自己的翡翠的证据，甚至，他连姑娘姓什么都不知道。那个混沌不清的夜晚在他的记忆里也越来越模糊了。

唯有那片翡翠的形象总会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

四

郭晓宇最终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学习过工业设计的他开始在一家景观规划设计公司做设计师。

物价的上涨，他已无法以一年前的价格租到同样区域的住房，不得不随着城市的蔓延住在城郊的一处公寓，即使如此，租金仍然比过去的高了许多。

因为远离市区，郭晓宇每天必须早早地起床出门，快速步行十分钟到达公交车站，然后在拥挤的公共汽车上颠簸十五分钟到达地铁站，接着乘坐二十五分钟地铁到达市中心，再快速步行十分钟到达写字楼，仿佛流水线一样，每一分钟都要做好连贯而精确的衔接，才能保证不会由于迟到一秒钟而被扣除半个月微薄的奖金。

在这个以“国际花园”命名的小区里，郭晓宇是少有的靠挤公交车上下班的住户。小区的绿化带边上停满了各种座驾，凯美瑞、思铂睿、帕萨特、雅阁、速腾、奥迪 A4，以及各种新款 SUV 甚至敞篷跑车。一个异乡的谋生者，混迹于一帮“新贵”之中，每天在出入小区时心安理得地接受穿着笔挺制服的保安的敬礼。在这个“国际花园”里，能得到这样的礼遇，他感到莫大的荣幸和惶恐。

每天陪伴郭晓宇的是啾啾。

啾啾是一只鸟。卧室的墙上有一个废弃了的空调出气口，啾啾就住在那里。

每天清晨，啾啾总会按时起床，对着朝阳唱歌，用它的歌声唤起久居城市的人们对乡土的依恋，然后，就飞了出去，在对面的大树上停留片刻，忽然无影无踪了。傍晚的时候，随着一阵清脆的鸣叫，啾啾回来了。

和啾啾一样，郭晓宇为自己解决一日三餐问题的做法起了一个名字：觅食。

早晨八点，他在公司附近的一条小巷内购买早点，米糕八毛钱一块，包子一块三一个，豆浆一块五一杯，馄饨两块钱一碗，煎饼两块五一个，如果多付五毛钱，就可以在煎饼里再加一根油条。早晨上班的时间是紧张的，他都是将早点打包好赶到办公室，打开电脑，埋头坐下，匆匆地吞咽完，仿佛在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周末的时候，如果起床早，就去小区附近的肯德基喝一碗皮蛋粥；如果起晚了，就把早饭和午饭并在一起解决了。

午饭的时候往往是快乐的。早出晚归的上班族们叫来了五花八门的简餐，为今天的饭菜变了花样萌生着小小的惊喜。简餐并不丰盛，标准通常是固定的，十块钱，一份大荤、一份小荤、一份蔬菜，随意搭配。已有家室的同事会取出饭盒，里面装着父母或者妻子做的饭菜，用微波炉加热后，散发出的饭菜的香味和快餐店的简餐的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对郭晓宇而言，吃饭似乎仅仅成了解决饥饿感的手段，因为更多的时候，他不得不一边吃饭一边忙着手中的工作，或者思考着二十分钟以后的会议上该向

上司汇报哪些工作。

晚餐是没有确定的就餐地点的。兴致好的时候，会叫上两个同事或者朋友，在小饭馆点几个炒菜；隔了几日，朋友或同事也会在兴致好的时候叫上他去小饭馆。通常情况，或者去快餐店随意搭配一份晚饭，或者去麦当劳凑合一个汉堡，抑或是从超市买些面条和熟食自己捣鼓出一顿充饥之餐。

生活按照既定的轨迹继续着，为了下一顿食物奔波。啾啾，郭晓宇——每天不知疲倦地流浪，流浪在餐桌前，流浪在觅食的路上。

这天，公司总经理忽然把郭晓宇叫去了办公室。这是郭晓宇第一次踏入总经理的办公室，通常情况下，他在公司内行走的轨迹到部门总监的办公室就戛然而止了。

“你的这个创意很不错，被市政广场建设组委会采用了，这可是我们公司的大喜事啊！你的创意可以说把我们公司断裂的资金链给救活了啊！现代化的城市不缺少感官上的刺激和奢华，唯独少了一种灵魂上的品质感。你把这个市民广场设计成一块翡翠，色调搭配得很轻松，柳叶形状更是别具一格。蝉、如意，这些元素很有传统文化底蕴，现在的生活缺的就是文化。小伙子的想法很好。”总经理手上拿着郭晓宇的设计稿，赞不绝口地说。

这份设计稿改变了郭晓宇的生活状态，他很快被提拔为创意部副总监，同事对他的称呼也由“小郭”变成了“郭总”。

郭晓宇忽然觉得，柳叶翡翠真的可以给自己带来好运。

五

磁卡在POS机上划过，六位数密码、签单、盖章……一套正在建造中的公寓瞬间成为郭晓宇的个人财产。

薄薄的一张磁卡，让成捆的钞票变成了一组毫无质感的数字，几声清脆的按键声过后，所有的积蓄又荡然无存。但是，住房对于一个异乡人来